



即使世界充满代码， 我们依旧懂得如何去爱

——机器人戏剧的破圈之路

◆ 沈 倩

场边界的主动探测。它打破的，不只是技术介入舞台的尺度，更是对艺术创作范式的传统认知。

在《巨物之城》中，台前是人机共演，幕后则由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数字演艺集成创新文旅部重点实验室的创作团队与上海理工大学机器智能研究院的工程师、程序员共同组成跨学科协作体系。这不仅是一种项目合作模式，更预示着一种新型的“剧场创作机制”的雏形。

未来，“元宇宙剧场”“机器人剧团”、AI主创也许都会走入常态，《巨物之城》不是一个完美的答案，却是一种有力的出发。它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一扇门：通往一个科艺融合、边界重塑的未来剧场。

《巨物之城》的最大惊喜，是它带来了最朴素的“共鸣”——它吸引了许多孩子。他们在演出后踮起脚尖，轻轻抚摸机器人，认真问道：“她会伤心吗？”“她记得我吗？”这些问题，是小朋友在用他们的方式感知“技术中的人性”，让我们看见了戏剧真正的未来。

机器人戏剧也不应被困于小众实验室，它有能力走入更广阔的空间，在亲子教育、科普传播、文旅演艺中展现多元可能。我们此刻所做的，是为这条道路铺设第一块石板，让机器人真正“站上”舞台。

《巨物之城》只是一个起点。当我们在舞台上看见未来，也许未来会因此悄然改变。

这种“非人”的节奏与反应，在舞台上竟产生出一种独特的戏剧张力。

比如“堂吉诃德”，一个全向轮双臂机器人，它的设定是“拯救朋友”——在舞台上，它举起两只机械臂，缓缓抱住改造人主角“阿泰”。动作虽迟缓，但小心翼翼。那一刻，观众不再觉得它是冰冷机器，而是一个“有情感逻辑”的角色。

再比如“麒麟臂”打麻将、“岚”唱起电子歌谣，这些看似荒诞的桥段，其实都在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在高度技术化的未来，人类与机器之间，是否能够共享情感？

《巨物之城》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讲述的是未来世界中，一个叫阿泰的改造人，通过758次记忆回溯实验，寻找母亲的情感印记。剧中的母亲，用脑机接口延续儿子的意识；机器人伙伴们，则协助他一步步拼接起爱的记忆。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幻戏剧。它没有炫目的光影冲击，也没有过度煽情的台词对白。它提出了一个真诚的问题：“科技能否承载情感？”

正如剧中那句台词所说：“即使世界充满齿轮与代码，我们依然懂得如何去相爱。”我们始终相信一件事：剧场从不是科技炫技的展台，而是人类情感的容器。

机器人戏剧不仅是一次科技与艺术融合的“新鲜尝试”，更是一场对剧

一场由长野健执棒、汉堡国家爱乐乐团倾情演绎的音乐会，日前在最后一首返场曲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中展现出“母语级”的表达：恢宏纯正的德国之声在明亮的铜管和有呼吸、弹性的弦乐中展开。长野健选择让这支舞曲在情绪的酝酿和释放中一气呵成。

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原本就是德国乃至中欧音乐精神的精粹，而汉堡正是作曲家的出生地。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让这支乐团在演奏此曲时尤其游刃有余，收放自如。而下半场的另一首返场曲舒伯特《罗莎蒙德》第三首间奏曲则延续了温暖而克制的气质。乐团展现了一种类似室内乐的亲密感：弱奏处的木管如耳语般细致，弦乐的和声铺陈温柔得几乎不可察觉。这首间奏曲如同夜色中的烛光，照亮的是勃拉姆斯背后的舒伯特传统。

这份德奥传统的深度贯穿整场音乐会，上半场的重头戏是莫扎特《c小调第二十四钢琴协奏曲》，这部协奏曲以其阴郁的和声、极高的内在张力和复杂织体，常被视为莫扎特最“贝多芬式”的作品。钢琴独奏由“肖赛”金奖、波兰钢琴家拉法乌·布雷哈奇担纲，他的演奏风格以典雅克制著称，经常被评论为“成熟超越年龄”。他对于莫扎特的演绎充满内省与控制，有着宫廷音乐的高贵气质与美感。略微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对比与戏剧性表达，听久了容易让人感到太过平静。乐团的演绎与布雷哈奇相得益彰，展现出如室内乐般细腻的呼吸感，精准的平衡与透明的音色勾勒出作曲家笔下那份理性中的忧郁与光影交错的张力。

在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中，长野健引导汉堡国家爱乐展现出一种流动而有机的节奏能量。比起此前迪图瓦指挥上海交响乐团的舞蹈感，或是杨洋指挥杭州爱乐的壮丽感，当晚的版本显得更稳重和中规中矩。第一乐章的节奏推进不疾不徐，如呼吸般自然有力；第二乐章的慢板则低回沉思，弦乐线条清晰而富有张力，仿佛在低语中铺陈出命运的柔光。终章热烈却不失克制，整体处理更强调结构与韵律感的舞蹈性，而非夸张的激情迸发，体现了长野健一贯内敛而精准的音乐理念。

当德奥传统延伸到当代，催生了包括约尔格·威德曼在内的许多作曲家。他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作曲家、单簧管演奏家与指挥家，音乐兼具智性结构与情感爆发力，在继承德奥传统语言的同时，以高度个人化的方式将其解构、重塑，成为当代乐坛最具辨识度的声音之一。他的《充满活力的》为贝多芬式编制所写，是向贝多芬“致敬”同时“解构”的作品，以极高强度的动能和细节密度著称。乐团在这段动态与织体的破碎与叠加上展现极佳的表现力，尤其打击乐组的抉择与节奏把控，令人眼前一亮。这也体现了长野健与汉堡交响团在当代作品上的驾驭力。

这是一场“风格纯正”的音乐会，展示了乐团和指挥对德奥音乐语法的深刻理解。整场音乐会既是一场“传统”和“克制”的胜利，也是“传承”的胜利。兼具经典作品与当代表达，这正是MISA的理念——“古典+”，让古典音乐的当代呈现贴近生活。

这是『传统』的胜利，也是『传承』的胜利

——看长野健与汉堡国家爱乐乐团在上海表演有感

◆ 张菲儿

MISA里的这棵“树” 带你的心灵去远行

◆ 茅亦铭



无MISA不夏天，又一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简称：MISA）如期而至。在城市的喧嚣和酷暑中，偶然听到了香港青年作曲家梁皓一为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植物园所作的《树》，仿佛是一次心灵的远行，让人在音符构筑的森林里，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梁皓一是中国香港新生代的作曲家，以其多元创作领域和鲜明的音乐叙事风格崭露头角，代表作横跨电影配乐、交响乐及游戏音乐，被誉为“声音影像化”的创作者。《树》由上交和上海植物园联合委约，充分契合了今年上海夏季音乐节主题“写给未来”，用音乐助力地球环保事业，架起连通未来的桥梁。

音乐的开篇部分，木鱼颗粒状的敲击如露珠坠叶，海洋鼓震颤出林间风的呼吸，小提琴与长笛以三度叠置的颤音织就鸟雀啾啾的声网。大提琴低沉的G弦独奏，是古树年轮里沉淀的晨昏记忆。这一切如春风拂面，开场的轻柔如晨曦中的薄雾，环绕着沉睡的树，那是自然初醒的宁静。随着旋律的推进，树木的轮廓逐渐清晰，它们的根系在土壤中蜿蜒，汲取着大地的养分，枝叶在阳光下舒展，进行着光合作用，为世间提供清新的氧气。这让我想到，每一棵树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根基。

曲中灵动的旋律仿佛是树在微风中的轻舞，展现出它们的生机与活力。树木的生长是一个漫长而坚韧的过程，从一粒种子破土而出，到参天大树傲然挺立，历经风雨却愈发苍翠。这与我们追求经济发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音乐中伴随着螺旋状锯齿般的锐响撕裂声场，低音提琴群以半音阶爬行模拟电锯轰鸣，定音鼓模拟倒木撞击大地的闷响。竖琴刮奏象征年轮断裂的刹那，铜管组不协和音块堆叠出机械的冷酷行进。曾经，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过度砍伐森林、污染河流，破坏了生态平

衡，换来的只是暂时的繁荣。然而，当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我们才恍然大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刻地揭示了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像是在培育一棵“摇钱树”，它会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回馈我们，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产业，让经济在绿色的轨道上稳健前行。

当音乐进入高潮，强烈的节奏如同暴风雨中树的抗争，它们坚韧不拔地面对自然的考验，不屈不挠。这何尝不是我们在环保道路上应有的姿态，面对困难与挑战，我们要像树一样坚定信念，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修复生态、防治污染，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尾声的悠扬如同夕阳下树的剪影，宁静而深沉。闭上眼睛，仿佛能看到树木在岁月中静谧地生长，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这部由五个乐章组成的交响诗，以一种强有力的音乐叙事方式，展现了自然的脆弱性与人类修复的可能性，叩问了现场的每一位听众。《树》发出了激昂的呐喊：环境保护不是束缚经济发展的枷锁，而是通向长久繁荣的必由之路。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